

# 窑火不熄 匠心不朽

## ——安远制陶人谢培森的故事

□记者余书福 特约记者孙金玉 通讯员罗毅 文/图

泡菜坛、酒坛、茶壶、油盐罐、水缸、米缸……这些土陶制品，早年曾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古老的陶制品逐渐被现代的不锈钢、玻璃器皿等所取代，烧窑厂渐趋衰落，甚至消失，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在拥有400多年烧陶历史的安远县三百山镇乌石村，村民谢培森用青春与这一手艺相伴前行，成为该村陶艺传承的最后一名守望者。8月7日，记者走近谢培森，听他讲述传统制陶工艺的辉煌与沉浮。

## A 陶厂改制 被迫转行

走进谢培森的制陶厂，记者看到，虽然厂房面积不大且简陋，但制陶坊、烧陶窑、仓库区、晒陶坪等一应俱全。

见记者到访，现年64岁的谢培森停下手中的活，起身抹了抹手中的陶泥，脸上带笑领着记者走进窑炉里。昏暗的窑炉长50米，宽2米，高1.3米，由低往高呈狭长状，里面弥漫着一股尘土味。一件件待烧的陶器鳞次栉比错落叠放，一束阳光透过窑孔照射在谢培森写满了岁月沧桑与生活艰辛的脸上。

户外烈日当空，窑炉里热如蒸笼，记者待了不到两分钟已汗如雨下。遇到摆陶或出窑时，谢培森时常躬着身在窑炉中待上好几天。

“我从2010年开始自办陶厂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我很早就掌握了制陶烧陶手艺。”谢培森说，由于乌石村拥有丰富的可塑性黏土，十分适合制作陶具，早年村里的烧陶业十分红火，鼎盛时全村建有大大小小烧陶厂十几个，几乎是成年男女齐上阵，涌现出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制陶手艺人，乌石村也被称为“烧陶村”。

谢培森的父亲在村集体陶厂工作，长期的耳濡目染，令他从小就爱上了这门“玩泥巴”的手艺活。

20岁那年，谢培森跟随父亲在村集体陶厂打零工，由于勤学善思，很快就掌握了制陶手艺。谢培森独立制作的砂锅、陶碗、腌菜缸等，因比厂里师傅做得精致，受到众多用户的好评，后来，他也成为村集体陶厂的一员。

谢培森回忆道，村集体陶厂生意最火时，每天肩挑的、自行车拉的、拖拉机装的陶制产品，源源不断地销往赣南各地，那时他和父亲经常加班制陶、烧陶。

然而，好光景没持续多久，受现代化机械生产的冲击，传统陶制品的销量大幅下降。私人制陶厂举步维艰，纷纷关闭。谢培森所在的村集体陶厂也遭受冲击，开始实行人员分流改制。从事制陶多年，谢培森和父亲纵使有精湛的陶艺，由于烧制的陶品少人问津，父子俩也只能选择离岗改行。没过多久，乌石村集体陶厂关闭停业。

下岗后，谢培森做过拖拉机手、碾米工、管电员等。空闲时，有时会到田里挖点陶泥捏一捏，过把手瘾，慰藉内心对陶艺的不舍。



谢福彬在给晒干的陶品上釉。



谢培森将烧好的陶品从窑中搬出。

## B 重拾陶艺 点燃窑火

转眼到了2010年春，一名广东梅州的朋友叶先生来谢培森家玩。无意间，叶先生谈起乌石村消失多年的烧陶厂时不禁感叹：“老哥呀，村里无人再制陶烧陶，你制陶手艺这么精湛，要是能把陶厂办起来，说不准是一条增收致富的好门路。”叶先生的话，让谢培森萌生了自办陶厂的想法。

说干就干，谢培森不顾家人反对，拿出仅有的15万元积蓄在自家老房边上建起了制陶坊、烧陶窑。2010年夏天，谢培森的制陶厂开业了。

时隔多年未做，谢培森的制陶手艺有些生疏，总是做不出理想的陶品。于是，他便向村里年长的制陶师傅讨教，虚心地从和泥、拉坯、修坯、晾晒、上釉、雕刻等环节一一用功。因为有扎实的功底，不足半个月，谢培森又能娴熟地驾驭制陶技术，并且买来陶器书籍刻苦学习，制出能紧跟时代需要的陶品。

愈发精湛的手艺让谢培森干劲十足，他马不停蹄地进行大规模生产。

“老谢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你这土玩意儿。”“烧好卖不出去，钱就砸水里了。”……看到谢培

## C 子承父业 发扬光大

时代在变迁，科技在进步，谢培森也主动适应新时代。他改进生产工艺，制坯也采取机器人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，唯一不变的是，延续使用传统的烧窑技法。

谢培森说，制陶容易烧陶难。其中人窑摆陶就是一项技术活，叠放时陶器的间隙、位置等环节必须精细，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陶品倒塌。点火煨烧时更是考验人的耐性，烧陶温度要维持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，需要三五个人不间断地烧制两天时间，且必须充分把握好火候，稍有闪失全窑陶器就会成为废品。

谢培森告诉记者，村中会陶艺的人不少，但既会制又会烧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一窑需要烧两天两夜时间，长期用眼睛观测火候对眼部损伤很大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从事烧窑。让谢培森欣慰的是，儿子谢福彬肯吃苦，不仅跟他学会了制陶手艺，摆陶、烧陶的技术也是一流。

记者采访当天，谢培森正好要封窑烧陶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为精准把控火候和品质，谢培森现在采用的是电子温度计测量，一改以往凭眼观测火候的老方法，烧陶工作也交由儿子全程打理。

在烧陶厂里，现年41岁的谢福彬正利用抖音开展线上直播，把产品通过抖音、微信等平台推到网上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乌石村的制陶传统手艺，了解陶文化。

森花光家中的积蓄用来办陶厂，村民们纷纷泼凉水。谢培森没有理会，一头扎进陶厂，日夜赶制陶品。

两个月后，谢培森烧制的首批陶品终于出窑了。看着一个个精心打磨的陶品从窑中拎出，还带着余温，谢培森盘算可以卖到一笔好价钱，谁料却无人问津。

面对妻子抱怨，村民嘲笑，谢培森没有气馁，他决定去省外找销路。于是，他带着陶具样品辗转到广东梅州、汕头等地，进批发市场、入超市，艰难地寻找着客户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良好的陶品赢得了越来越多批发商、超市的认可，客商纷纷与其签订供货协议。尝到甜头的谢培森，在客商的引荐下，随后赴湖南、四川、福建等地，一边学习他人先进的制陶技术，一边与当地商会会面推荐自己的陶品。

市场销路打开了，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，谢培森把村里闲赋在家的制陶师傅请到陶厂帮忙。现如今，谢培森的陶具远销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湖南等地，通过自己的勤劳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建起了3层小洋楼，还带动了多名村民就业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为把制陶手艺传承保护好，多年前谢福彬回到家中，全身心跟随父亲经营陶厂。

“制陶烧陶是家里的祖传手艺，和我爸一样，从小我就对制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，虽然辛苦，但我会坚持下去。”谢福彬说他已向上级文化单位申请陶文化非遗保护，并且引进了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并延长产业链。令他担忧的是，现在陶泥越来越稀缺，而且售价也越来越高。更重要的是，村中懂陶艺的人嫌太辛苦不愿干，年轻人又不愿学，他想把产业做大，却面临手艺断层、无人可用的窘境。

安远三百山的陶制品，曾是十里八乡最受欢迎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艺品。制陶工艺这项百年技艺危在旦夕之时，谢培森重拾了起来。从事制陶几十年，他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更多源自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和将手艺传承下去的决心。如今，儿子谢福彬已接过这门手艺，他希望儿子借助现代的网络传播，把安远三百山的制陶技艺发扬光大。

“制陶是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从最初的泥土匀兑、搅拌发酵、投入制作、成品晾晒到烈火煨烧，最后赋予它们更多功能和新的生命，这可能就是传承的意义所在吧！”谢培森说，自己年纪大了，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，但他会尽力陪伴儿子坚持下去，让窑火越烧越旺。

张水根：

# 桑榆重晚情 一曲奋进歌

□陈福生 廖光仪



2010年，刚刚卸任石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张水根，挑起了县老科协会长的担子。十年来，石城县老科协在他的领导下，亮点纷呈，成效凸显，2014至2018年度被市老科协评为先进单位，被省老科协授予2013年度“先进集体奖”和“2019年江西省老科协奖先进集体奖”。他本人也先后获评“江西省老科协先进工作者”“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”、2017年度“江西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奖”“江西省正能量之星”等荣誉称号。

## 勇挑重担求改变

自担任石城县老科协会长以来，张水根不断加强该县老科协组织网络建设，发展壮大老科协的队伍。

他经常深入农、林、水、卫生、教育等离退休科技工作者众多的单位调查研究，同科技人员促膝谈心，动员他们

加入老科协组织，继续为石城振兴发展发挥余热。他的真诚态度和敬业精神感染了许多人，一批批老科技工作者提出申请加入了老科协组织，后来成为科普宣传和服务“三农”的骨干力量，有的还担任了专委会的领头人。目前，该县老科协共设立专委会8个，会员161人，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会员45人。随着专委会和老科协会员的增多，张水根又积极争取上级支持，为县老科协搬了“新家”，改善了会员们的工作和学习环境。

为提升会员建言献策的质量，他提出了“抓住热点搞调研，围绕中心写建言”的思路，并带头深入基层搞调研、写建言。在他的带头示范下，会员中形成了“人人关心建言献策，个个参与建言献策”的良好风尚，先后有30多篇建言被党政部门采纳，成为推动石城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良方。他撰写的《发挥协会优势特长，提升科普服务水平》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》等调研文章分别在江西省老科协工作会议、江西省老科协科普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宣读。

## 倾情事业结硕果

上任伊始，张水根就理清思路，集思广益，提出了县

老科协六个方面的工作模式和“五个一”活动的工作内容：撰写一篇建言献策文章或向上投送一篇通讯稿件；承担一次以上科普知识讲座或撰写一篇较有分量的科普文章；参与一次以上科技下乡活动；抓好一项科学试验项目或一块科技示范基地；创办、联办一家经济实体或帮扶一户贫困户。

十年辛劳，张水根的工作结出了累累硕果：建立了白莲、烤烟、蔬菜、水稻、茶果等各种科技示范基地20多个，面积3000多亩；先后开展了白莲莲藕腐败病防治、延长白莲花期、循环农业种植模式推广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等课题研究30多个，其中部分课题形成结论并得到推广；组建成立科普报告团、科普特派员、科普艺术团3支队伍，18位科普报告团成员经常在科普讲堂及各种实用技术培训作科普讲座……

2021年，该县老科协成为全省《三实农技》刊物主办单位之一。全县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推广优良品种、探索优质生态高效循环农业，助推科技进步，助力全域旅游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特别是2016年底，江西省老科协“强科技支撑、促精准扶贫”论坛在石城县成功举办，会议期间，来自省、各设区市、全省贫困县和赣州市18个县(市、区)的100多名与会代表，高度称赞石城县老科协创办、联办示范基地及专业合作社所取得的成效。

在成绩面前，张水根没有自满，他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，退而不休，以饱满的热情、忘我的精神，为建设富裕美丽温暖石城贡献力量。

## 世相放谈

过年回乡下老家，难免遇到几个熟人。虽然好久不见，他们还是知道我去调整了工作岗位，从市直单位到县里去了。其中一位表情丰富地对我说：“你真是官运亨通啊，这不，又高升了哇！”我平静地向他解释：“没有的事，还是那个级别，一点也没提，只是正常的调整而已。”他当然不信，依然大声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就是提拔了嘛，大家都知道你比以前当得大多了！”人家坚持这样认为，我只好一笑了之，这样的事，冷暖自知，心里有数就行了。对方继续保持高昂热情：“我看哪，你这人运气确实不错，过了年还有高升，不信到时看！”我打个哈哈，告诉他：“高升是不去想的，这个年纪了，好好干几年，就退二线休息休息了！”他当然更不相信了，一本正经地问我：“你属什么的？”问过生肖之后，他沉思数秒钟，煞有介事地告诉我：“你这个属相，今年一定还有高升——根据我的推算，你最大应该能当到副县长！”

我实在忍俊不禁，索性告诉他：“副县长这个级别，我已干了快十年了！要是按排位的规矩，我现在这个岗位，比普通副县长还要靠前些呢！”末了，还不忘调侃他一句：“没想到你以前把我看得那么‘小’啊？看来以前那些好听的话都是信口开河的？”

这位熟人听了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说道：“呵呵，这也怪不得我，我一个乡下老表，哪搞得清楚你们的级别是怎么回事。”

不在“体制”内，不知道干部级别这样的琐事很正常，但对于不了解的事情敢于满嘴跑火车，就有点不大妥当了。

可惜，习惯满嘴跑火车的人，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。他们悠悠一下算一下，实在没忽悠成也不要本钱，于是类似的事情便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。就不展开来说吧，还是就近聊点小事。

前年，我出版了一部通俗小说，纯粹业余闹着玩的，我给它的定位是“低端产品”。但读书这事儿，也不能要求个个都像专业学者、资深教授那般只攀“最高峰”，追求“高精尖”，在现阶段，这种通俗读物也还有那么一部分读者，所以，这本书发行后，在本地居然也弄出了一点小动静。有一位见过数次面但并不是很熟悉的先生，大概也听说了这么一回事(更大的可能是从我的微信公号上偶尔了解到我在写一本书)，再次相逢时，便一个劲地夸我这个小说写得如何吸引人，如何有影响力，他又是如何一直深切地关注着，认真拜读着。正当我听得热泪盈眶，感动得不知所云时，那位先生突然提了一个神一般的问题：“你这个小说，现在应该可以打印出来看了吧？什么时候方便的话打印一份给我？”我愣了数秒钟之后，恍然大悟，原来这老兄根本不知道它是已经出版了的，而且印刷好几次了啊！要不是这一句话，我还真以为遇到了一位铁杆粉丝，正要引为知音呢！

事情还没完，这位先生见我满脸愕然，却不以为意，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心情恰如经过了冰火两重天，瞬间发生了断崖式变化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给你一个建议：我老家有个很好的红色故事，你到时把它也加进小说里去，这样就能吸引人了，说不定还可以引起领导重视呢！”——说明一下，我那本小说，是历史加武侠题材的，故事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宋末元初。这位老兄一番话，总算让我服得不能再服了。

去年出版的《谁是吴小丁》这本小说集也是，迎来了不少“热心”读者。其中一位告诉我，这本书如何耐看，他如何反复看了，最后请教一个小问题：吴小丁是哪个单位的呢？一句话，又把我彻底问倒了。

这就不禁让人想起一位一贯热情爽朗的老大哥的风范了。这位老大哥，如果你没见过，那么可以提醒你，他三秒钟之内一定可以和你一见如故、相见恨晚。我常常看到这一幕——每每与人初次相识，对方报上名来，这位老大哥一定是饱含深情地紧紧握着人家的手(当然可能还要用力掐几下)：“哎呀呀，兄弟你就是吴小丁啊？久仰久仰！早就听很多朋友提起过您啊！您这人哪，那真是没得说啊……”寒暄之后，落座喝茶，这位老大哥先是海阔天空一顿闲聊，随后，他定然要习惯性地向这位刚刚“久仰”过的人递出一句：“哦，这位朋友，怎么称呼您呀？”

# 满嘴跑火车

□李伟明